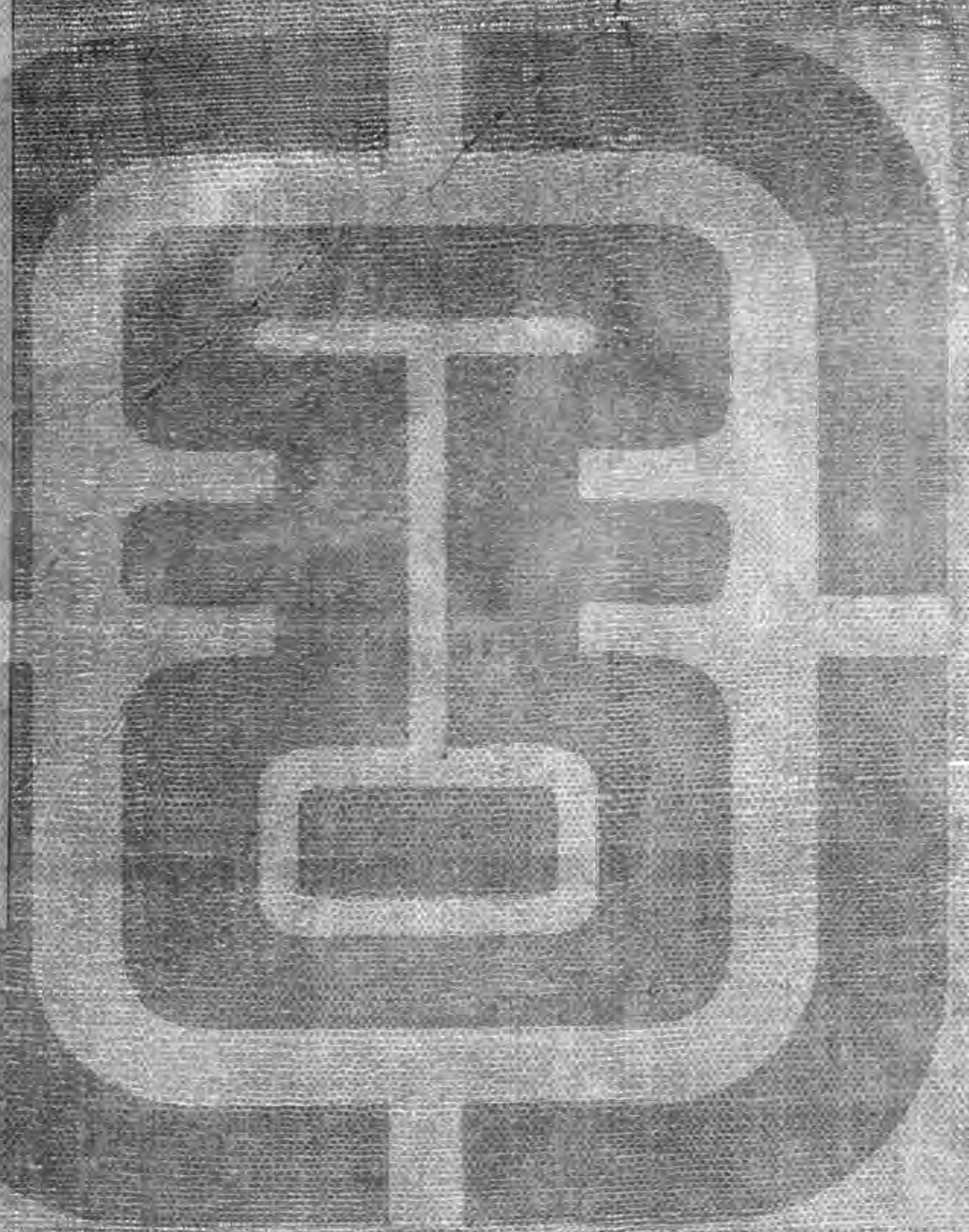


性理大全書

卷六十五

卷六十六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五

君道



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又曰。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又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君道以人心悅服爲本。○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爲先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

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閒必有誦訓箴諫左右前後罔匪正人。輔成德業。誠能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又博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睿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人君欲附天下。當顯明其道。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四海蒙其惠澤可也。若乃暴其小惠。違道干譽。欲致天下之親己。則其道狹矣。○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宄為善良。綏仇敵為臣子者。由弗之絕也。苟無含弘之道而與己異者。一皆棄絕之。不幾於棄天下以

讎君子乎。故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絕人。

涑水司馬氏曰。夫道者萬世無弊。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常守禹湯文武之法。何衰亂之有乎。故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室亦用商之舊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然則祖宗舊法何可廢也。

元城劉氏曰。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傳說之。復于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

之聰明睿智之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諫
為先務也○昔之聖人深居九重以謂竭其聰明猶不
足以盡天下之聞見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
臺諫之論每以天下公議為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是
之公議之所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四
海九州之遠物無遁情者用此道也

龜山楊氏曰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易名
分既正上下自定雖有幼冲之主在上而臣下不亂若
以智籠臣下智有時乎困則彼不為用矣○問或謂人
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為臣下奪其威柄此固是

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己而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
則人君之權豈可為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
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公因國
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
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己意為之亦必終為人所
惑不能固執矣

上蔡謝氏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有內聖之德必有外
王之業其所以存心一言以蔽之曰公而已

華陽范氏曰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
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

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涖之。虛已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邪。我以其真。彼以其偽。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一為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已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況不誠而能動物乎。○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以術御

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夫惟正不可得而欺。欺則不容於誅矣。豈不約而易守哉。○鼂錯有言。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此本刑名之言也。豈足以知帝王之道哉。然而後世或稽其說。以誛人主。至使為上者行有司之事。宰相失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過也。夫主任一相。一相舉賢材。賢者各引其類。豈不易而有成功乎。是故上不可代其下。下不可勤其上。若為上而親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為也。一縣亦不可為也。

奚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爲也。

武夷胡氏曰。君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於介胄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乃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威有所當加。勢有所可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

致堂胡氏曰。夫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傲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爲恭。而順從之爲大不恭也。知傲戒之可樂。而恣肆之有大不樂也。

五峯胡氏曰。人皆生於父。父道本乎天。謂人皆天之子可乎。曰。不可。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者至大至正。奉行天道。乃可謂之天之子也。○養天下而享天下之謂君。先天下而後天下之謂君。反是者。有國危國。有天下危天下。○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知乾道。是不知君道也。君道如何。曰。天行健。人君不可頃刻忘其君天下之心也。如天之行。一息或不繼。則天道壞矣。○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有天下。見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是故君克以天下自任。則

皇天上帝畀付以天下矣。君以從上列聖之盛德大業自期。則天下仁人爭輔之矣。君以保養天下爲事而不自奉養。則天下黎民趨戴之矣。上得天心。中得聖賢心。下得兆民心。夫是之謂一心。心一。天下一矣。天下之變無窮也。其大幾有四。一曰救弊之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師之幾。幾之來也。變動不測。莫可先圖。必寂然不動。然後能應也。其大法有三。一曰君臣之法。二曰父子之法。三曰夫婦之法。夫婦有法。然後家道正。父子有法。然後人道久。君臣有法。然後天地泰。天地泰者。禮樂之所以興也。禮樂興。然後賞罰中。而庶民安矣。○人君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親於衽席。偏信則昏亂。而父子夫婦之間有遠於萬里者矣。人君欲救偏信之禍。莫先於窮理。莫要於寡欲。窮理寡欲。交相發者矣。○天下有二難。以道義服人難。難在我也。以勢力服人難。難在人也。由道義而不舍禁勢力而不行。則人心服而天下安。○易詩春秋者。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若何。曰。聖人者。以一人理億兆人之德性。息其爭奪。遂其生養者也。○天下之臣有三。有好功名而輕爵祿之臣。是人也。名得功成而止矣。有貪爵祿而昧功名之臣。是人也。必忘其性命矣。鮮不及哉。有由道義而行之

性理大全書卷之十五
臣是人也。爵祿功名得之不以爲重，失之不以爲輕。顧吾道義如何耳。君天下，臨百官，是三臣者雜然並進，爲人君者烏乎知而進退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義理群生之性也。義行而理明，則群生歸仰矣。敬愛兆民之心也。敬立而愛施，則人心誠敬矣。感應鬼神之情性也。誠則能動而鬼神來格矣。

豫章羅氏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度則莫若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

○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己。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強明自任，必能拒諫。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媿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

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

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

臧。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位宁有官師之典。

門屏之間。謂之宁。倚几有訓誦之諫。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執

御之箴。也。執。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為

書。太史君舉則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諉。

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動則

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書春秋尚書有存者。御瞽幾聲之上

下。其幾猶察樂。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列廷

爭。以正其撻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己南

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

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

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群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

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傳說所謂奉若天道。

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

亂民。武王所謂曾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

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

所謂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

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

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

此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儻於其間復以新舊而為親疎則其偏黨之情褊狹之度固已使人憫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惡取舍又必不能中於義理而甚則至於沮謀敗國妨德亂政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修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承接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修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壺杜其請託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

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為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為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為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為黨也。知其為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所欲為。無不如志矣。○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使。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

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而不謹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

以有克已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

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群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

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凜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辯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

其名者或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者之間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修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問聖人兼三才而兩之曰上至天下至地中間是人塞于兩間者無非此理雖是聖人出來左提右挈原始要終無非欲人有以全此理而不失其本然之性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只是爲此道理所以作箇君師以輔相裁成左右民使各全其秉彝之良而不失其本然之善而已故聖人以其先得諸身者與民共之只

是爲這一箇道理

南軒張氏曰。人主尤不可孤立。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通天
下爲一身。若紂則爲獨夫矣。○漢武謂多欲不宜君國
子民。此言極是。既是多欲。豈可使之君國子民。武帝雖
能言此。他却亦自多欲。然此言不可以人廢。○人主不
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
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
上帝震怒。

西山真氏曰。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
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遂。字之仁也。鞭
扑而教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之仁也。
刑罰以箝。礪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
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媿。則天爲
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
災祥雖異。所以勉其爲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爲人君
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爲心乎。

鶴山魏氏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爲至艱。至危。如履虎尾。如
蹈春冰。如惘瘵乃身。是故師氏司朝。僕臣正位。太史奉
諱。工師誦詩。御警幾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
時可縱弛也。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廟。

讎民在甸。夷隸在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懼也。蟲飛而會
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糾
虔。天刑日入而絜奉。燦盛然後即安。人主無一刻可暇
逸也。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
管記過。人主無一息可肆欲也。夫以貴為天子。富有四
海之內。而自朝至晷。兢兢業業。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
時常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豈惟可以
保民。雖子孫千億。亦自此始。自秦人蕩滅古制。為人上
者。深居穆清。而受事於婦寺。出令於房闈。四方文書。非
摯御之臣。不得上聞。千數百年以來。相尋一轍。於是宦

官外戚。女寵嬖倖。代操政柄。人主僅擁虛器。以寄于民
上。其接士大夫。不過視朝數刻之外。凡以傷生伐性者。
畢陳於前。豈惟湮政事之原。抑以傷壽命之本。身不得
康嗣。不得蕃。凡以是耳。

魯齋許氏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
予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表正
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
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
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
處也。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為難。而以

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說所由來遠矣。○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隲括平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夫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況夫

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自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酌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無所持，循徒汨沒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況因之為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

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爲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旣耶。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摘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旣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耻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爲人君止於仁。天地之心。仁而已。

矣

君德

程子曰。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

河東侯氏曰。君德天德也。有此盛德。故能上順天理。下達人情。無一事之繆。無一物之戾。如天之高。如淵之深。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其聲名之洋溢也。無遠無近。無內無外。極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霜露之所墜。凡有血氣者。無不尊親。故曰配天。

聖人之事盡於是矣

華陽范氏曰。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其稱中宗曰。嚴恭寅畏。大王王季曰。克自抑畏。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夫為人君。動必有所畏。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其何所不至哉。

豫章羅氏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所以享國至於長久。自漢以來。或得其偏。如漢文帝過於仁。宣帝過於義。夫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朱子曰。修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聲色貨

利之娛。宮室觀遊之侈也。但存諸心者。小失其正。便是人欲。必也存祇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弘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循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狃於近利。而昧於遠猷。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念茲在茲。不敢怠怠。而又擇端人正士。剛明忠直。能直言極諫者。朝夕與居。左右不使近習便利。捷給之人。得以窺伺間隙。承迎指意。汚染氣習。惑亂聰明。務使此心虛明廣大。平正中和。表裏洞然。無一毫私意之累。然後爲德之脩。而上可以格天。下可以感人。凡所欲爲。無不如志。

西山真氏曰。三代聖王。以敬爲修身立政之本。故伊尹告太甲曰。嗣王祇厥身。念哉。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周公之戒成王。一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二則曰。治民祇懼。不敢荒寧。三則曰。克自抑畏。四則曰。皇自敬德。而召公之誥。一則曰。嗚呼。柰何弗敬。二則曰。王其疾敬德。三則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四則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伊周召公。皆古聖賢。而所以啓迪其君者。如出一口。又考之書。昏迷不恭。侮慢自賢。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啓之所以伐有扈也。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武王之所以誅

獨夫受也。蓋敬則為堯舜，為禹湯，為文武，不敬則為有苗。為有扈，為獨夫受。聖狂之所以分，治亂之所由判，未有不出乎此者。○先聖贊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謂其體天之剛健也。於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況觀古昔，凡過於剛者為亢，為暴，為強明，自任，偏於柔者為闇，為懦，為優柔，不斷，雖其失不同，而害治一也。○誠之為道，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大矣。然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而誠之體具矣。何謂無妄？就乎真實而不雜以虛。

偽是也。何謂不欺？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聖遠矣。姑舉其槩言之：實奢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掩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為納諫之名，所愛者姦邪而謬為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修飾於大庭廣眾之中，而放肆於深宮燕閑之地，矯揉於親近君子之際，而發露於昵比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侈泰，隨之勤怠之靡常，而暴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其實。

之易彰也。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

聖學

程子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咸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帝王之學與儒士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人主之學，惟當務為急辭，命非所先也。○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其所以成德，則由乎周公。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

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也。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尤在涵養薰陶之而已矣。今夫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宦官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謹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以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漸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日積既久，自然通達。比之常處深宮為益多矣。夫傳德義者，在乎防聞見之非，節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故左右近侍，宜選老成重厚小心之人，服飾器用，皆須質朴之物，俾華巧靡麗不至於前，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凡動作言語，必使勸講者知之。

庶幾隨物箴規。應時諫正。調護聖躬。莫過乎此矣。人君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而莫敢仰視。萬方崇奉而所欲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則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古今同患。治亂所由也。所以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恭祗懼爲首。云○歷觀前古成就幼主。莫備於周公。爲萬世之法。考之立政之書。其言常伯常任之尊。與綴衣虎賁之賤。同以爲戒。要在得人。以爲知恤者鮮也。終篇反覆。惟此一事而已。夫僕臣正。厥后克正。左右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旦夕承弼。然後起居出入無違禮也。發號施令無不善。

也。後世不復如此。以謂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夫此一端而已。苟曰如是而足。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又何必置官設職。求賢德之士哉。自古帝王才質鮮不過人。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勢位使之然也。

華陽范氏曰。人主學與不學。繫天下之治亂。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上。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上。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

龜山楊氏曰。古之聖人。固宜莫如舜也。舜之在側微。與木

石居鹿豕遊固無異於深山之野人也是豈以文采過人邪。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然則聖人之所以為聖其學必有在矣。

武夷胡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六經所載古訓不可不攷。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心者身之本也。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誠意。故人主不可不學也。蓋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必本於方寸。不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成帝王之業乎。

致堂胡氏曰。古之人君既得賢材。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諍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監于成憲。學於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而無怠晝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應違。慮夫榮辱。慎而後出。奠而後發。不敢苟也。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畋。于酒。于樂。而又盤有銘。几有戒。杖有詔。器有箴。圖有規。藝有諫。夫所以夤畏。祗懼。不使放心邪氣得溺焉者如此。夜而寢息。則又有雞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成。不懷宴安。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也。憂勤如此。乃

所以端拱無爲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衛士傳餐之謂也。無爲者非遺棄萬務嘿然兀然之謂也。稽無逸周公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

豫章羅氏曰。人主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爲先。讀史以唐書爲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爲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朱子曰。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則影直。源濁則流汙。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

者莫不一以正心爲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華。貨利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體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

身則無實措之行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
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
所以爲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繫於所行之得失而
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
以千里○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
顏淵既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

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
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乎人欲之
盡者可謂兼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願
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
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耻爲庸主而思用力於
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虛無寂
滅爲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以應緣無礙
爲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幾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
離不相爲用而反以害於政事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
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帝王之學雖與韋布不同經

綸之業固與章句有異。然其本末之序竊以爲無二道也。聖賢之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玩。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患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失聖言平淡之真味。而徒爲學者口耳之末習。至於人主能之。則又適所以爲作聰明自賢聖之具。不惟無益而害有甚焉。○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

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爲而必爲。所不當爲而必止。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曾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蓋嘗因此二說而深思之。天地之太無不生。育固爲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爲萬物之靈。若元后者。則於

人類之中又獨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子畜之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然以自古聖賢觀之惟帝堯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為能履此位當此責而無媿。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質固已不能如堯舜之全矣。惟其能學而知能利而行能擇善而固執能克己而復禮是以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夫堯舜之域。以為億兆之父母。蓋其生質雖若不及而其反之之至則未嘗不同。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正此之謂也。誠能於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為之

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要急之務。至於群臣進對亦賜溫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浹洽皆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強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內瞻仰畏愛如親父母則是反之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

勉齋黃氏曰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

西山真氏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義理之與物欲相為消長者也。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儆日聞。謠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為主。而物欲不能奪矣。○人主之學。其要在於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以為出治之本。非徒瑣鍊詞藝。破析章句為書生之末技而已。魯齋許氏曰。凡人之情。敬慎於憂危。惰慢於暇豫。惟聖人不如。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憂危暇豫處之如一。

一日二日萬幾。何得惰慢。程子謂惟慎獨可以行王道。初未然之。徐而思之。不如此不能行王道。蓋功夫有間斷故也。以太宗之英明。猶於此不能進。兩漢文帝光武敬慎終身。然聖學不足以成就之。惜哉。

諸嗣

涑水司馬氏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為保傅師友。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居處無非正道。

五峯胡氏曰。養太子不可以不慎也。望太子不可以不仁也。○大本正然後可以保國一天下。

朱子曰。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爲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

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則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踈畧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寮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

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
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
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
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踈畧
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
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

魯齋許氏曰。有家有國所以立適。嗣無所爭者。出於無為
而分定故也。如走兔在野。人競逐之。積兔在市。過而不
顧。此之謂分定。

君臣

程子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華陽范氏曰。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
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舜臯陶所以賡歌而
相戒也。夫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
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
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
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
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臯陶明五刑。教刑之
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
為虞。垂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為一相。總百官。

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曰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五峯胡氏曰。人君剛健中正純粹。首出庶物者也。人臣柔順利貞。順承乎天而時行者也。○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言王佐。○自三代之道不

行。君臣之義不明。君誘其臣以富貴。臣干其君以文行。夫君臣相與之際。萬化之原也。既汨於利矣。末流其可禁乎。此三代之治所以不復也。

朱子曰。君臣之際。權不可略重。纔重則無君。且如漢末天下。唯知有曹氏而已。魏末唯知有司馬氏而已。魯當莊僖之際也。得箇季友整理一番。其後季氏遂執其權。歷三四世。魯君之勢全無了。但有一季氏而已。葉賀孫問。也是合下君臣之間。其識慮不遠。曰。然。所以聖人垂戒。謂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這箇事體。初間只爭些小。到後來全

然只有一邊。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幾。常常戒謹恐懼。詩稱文王之盛。於後便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此處甚多。○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民。賢人君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語何故。程子云是好文。公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是非欺誑衆人。直是有說。須是有轉語。方說得文王心出。看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處。莊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而非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東萊呂氏曰。畢公弼亮。四世爲周父師。而康王之冊。尚有罔曰弗克。罔曰民寡之戒。康王非敢少畢公。蓋規警勉飭。此自君臣間常法。初不以耆艾廢也。

臣道

程子曰。臣之於君。竭其忠誠。致其才力。用否在君而已。不

可阿諛逢迎以求君之厚已也。○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爲阿黨之計。○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而已。誠積而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人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以已誠上達。而其君信之。之篤耳。○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懷之。則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己出。人惟知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震人主。而上不疑之也。亦其次歟。○臣賢於君。則輔君以所不能。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孔明之於劉禪。是也。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剛健之臣。事柔弱之君。而不爲矯飾之行者。鮮矣。夫上下之交。不誠而以僞也。其能久相有乎。○人臣之義。位愈高而思所以報國者。當愈勤。饑則爲用。飽則飛去。是以鷹犬自期也。曾是之謂愛身乎。○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已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薨。百官聽於冢宰者三年爾。周公至於七年何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五
三

曰。三年謂嗣王居憂之時也。七年爲成王幼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爾。人臣而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之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益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

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怏怏之心者。必此言矣。

張子曰。近臣守和。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

龜山楊氏曰。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問以匹夫一日而見

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為不忠。如何。曰。事亦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易之恒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歟。遽與之辨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為邪。以邪為忠。語言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於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宣王問孟子。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

和靖尹氏每赴經筵。前夕必沐浴更衣。

衣皆薰香

設香案。以來

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拈香。又再拜。齊于燕室。初夜乃寢。次日入侍講筵。學者問焉。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盡敬。人君其尊如天。必須盡己之誠意。又曰。以吾所言得入。則天下蒙其利。不能入。則反之。安敢不盡誠敬。

致堂胡氏曰。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危。不忠不愛者。惟其身之營。使君荒怠昏亂。而不恤也。○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

非者格此等也。未至乎大人而當大人之任。亦當勉勉焉。思齊以事其君。君心急則強之。慾則制之。驕則降之。怒則平之。忌則抑之。惑則開之。疑則解之。偏則正之。要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夫水源濁則流汙。源清則流潔。古之人所以惡夫逢君之惡者為病其源也。○事功出於臣下。效智謀。輸才力。及其有成。必曰此君之德。非臣所能也。君亦安然受之。不幾於偽乎。蓋道固當然。非偽也。在易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謂有功善。則隱晦其美。而歸之於君。不敢當其成。然後下得恭順之道。而上無

忌惡之心也。在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為衆之主。專制其事。所以能吉者。以受委於君。非已無因而致者也。是故智如良平。不侍帷幄。為謀主。則滅秦。梟羽之事。何以效略。如英衛。不授鈇鉞。制閫外。則征伐。四克之績。何以著。故自古有成功。而知此道者。必謙虛退讓。沖然而若無。不然。既非所以蓄德。又非所以全身也。夫矜伐。生於氣盈。貪戀。生於氣歉。所以然者。為利祿耳。有大勲勞於天下。孰若周公。使周公以勲勞自居。既以翦商受賞。又以東征受賞。又以踐奄受賞。又以滅國五十受賞。又以制禮樂。頒度量。受賞。必見於詩書。今可考者。

為太師位冢宰開國曲阜以侯伯禽而已不聞賞而又
賞也。太師冢宰其所當為也。俾侯于東衆建親賢非私
於周公也。然則周公有大勲勞而未嘗取賞明矣。故曰
以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驕吝者
盈而歉之謂歟。○忠賢之於事有所不可亦陳其正理
開悟君心而已聽否雖仲尼孟子不能必其說之行也
苟必其說之行將用智任術與小人無異矣。故曰若夫
成功則天也。

五峯胡氏曰。守身以仁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者大臣也。漢
唐之盛忠臣烈士攻其君之過禁其君之欲糾其政之
謬彈其人之佞而已。求其大正君心引之志於仁者則
吾未之見也。惟董生其庶幾乎。

豫章羅氏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
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
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
懦。汲黯正直所以闢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闢張湯
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
○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
然三者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
愛民。未有以君為心而不以民為心者。故范希文謂居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
三六
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為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拔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揀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

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今之仕宦。不能盡心盡職者。是無那先其事。而後其食底心。○誠以天下之事。為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夫宰相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為貴。○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

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

南軒張氏曰。伊尹云。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君不堯舜。心便愧耻。民有不獲。是為己辜。真所謂任天下之重者。人須存伊尹之心。方得。○畢公以四朝元老。方且克勤小物。若在吾人。則合當如此也。古人未嘗不謙。至周公方說謙。蓋周公以天子之叔父。而又為宰相。猶且自處以謙。若在吾人。則亦合當為者也。謙之九三。伊川專以指周公。德言盛。禮言恭。德只要盛。禮只要恭。又曰。某於世間無所愛慕。亦無所享用。惟有報君愛民之事。在所當為耳。

象山陸氏曰。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適人而必務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以窮已。及君心既格。則規模趨鄉。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升。群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污人牙頰間哉。

勉齋黃氏曰。臣子之於君父。與生俱生。而不可懈於心者也。食人之祿者。當任其事。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西山真氏曰。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而已。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

本也。○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強固。君德之清明。故動以聲色。遊畋為藥石之戒。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姦臣之心則不然。君身強固則必不倦於政機。而威權在己。君德清明則必不謬於邪正。而用舍合宜。此正人君子之所深願。而憚夫壬人之所甚不便者也。故必蠱之以逸。欲導之以奢。淫然後其君恣肆昏荒。而惟己之聽。後之人有行之者。趙高仇士良是也。二人刀鋸之餘。何足深罪。而春秋名卿如管仲趙武者。亦安視其君有六嬖四姬之惑而不能救焉。彼其人非姦慝也。其志非蠱媚也。迺至於此者。由不知古人保傅之職。而以強兵

制敵為功故也。有志愛君者。其可不以周公為法。以管仲趙武為戒哉。

魯齋許氏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唯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為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於己。使人知恩威出於己。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為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五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六

治道一

總論

程子曰。論治者貴識體。○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聖王爲治。脩刑罰以齊衆。明教化以善俗。刑罰立則教化行矣。教化成而刑罰措矣。雖曰尚德而不尚刑。顧豈偏廢哉。○治則有爲治之因。亂必有致亂之因。在人而已矣。○立治有體。施治有序。酌而應之。臨時之宜也。○治道之要有三。曰

立志責任求賢○必井田必肉刑必封建而後天下可
爲非聖人之達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
放封建而臨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得
聖人之意而不膠其迹迹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利焉
者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合而後遂天下國家至於
事爲之末所以不遂者由不合也所以不合者由有間
也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聖王之所必去也○事事物
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
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止
之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養民者以愛其力爲本

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美是故善爲
政者必重民力○教人者養其善心則惡自消治民者
導以敬遜則爭自止○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
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至於既衰而後戒
則無及矣自古天下之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
於其盛也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
則釁孽萌是以浸淫滋蔓而不知亂亡之相尋也○守
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城郭溝洫之阻特其大端耳若
夫尊卑貴賤之分明之以等威異之以物采凡所以杜
絕陵僭限隔上下皆險之大用也○治道亦有從本而

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爲天下安可求近効。才計校著利害。便不是。○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裨海之外。何脩何飾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尚慮其未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怠於親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由是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鯨

寡孤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教化不明。播棄耆老。饑寒轉死者。往往而是。嗚呼。率是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猶却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爾。○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又嘗與客語爲政。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資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

用之牛乎。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善俗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天下之事。無一定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時極道窮。理當必變。惟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使其不至於極。堯舜時也。○三代忠質文。其因時之尚然也。夏近古。人多忠誠。故爲忠。忠弊。故揀之以質。質弊。故揀之以文。非道有弊也。後世不守。故浸而成弊。雖不可以一二事觀之。大槩可知。如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自小異也。○識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

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爲不可及已。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爲治者。終苟道也。○自古聖人之救難而定亂也。設施有未暇及焉者。旣安之矣。然後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而下。禍亂旣除。則不復有爲。始隨時維持而已。所以不能鬚鬚於三代歟。○三代而後。有聖王者作。必四三王而立制矣。或曰。夫子云。三重旣備。人事盡矣。而可四乎。曰。三王之治。以宜乎今之世。則四王之道也。若夫建亥爲正。則事之悖繆者也。

張子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伯之假名。○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秦爲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文字。未必實行之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皆法外之意。秦苟有愛民爲惠心。方能行。徒法不能以自行。須實有其心也。有其心而無其法。則

是雖有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道。不能爲政於天下。華陽范氏曰。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靜。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撓。此所以能成功也。○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拂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拂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

龜山楊氏曰。書曰。德惟善政。孔子曰。爲政以德。離道德而爲政事。非先王之政事也。○書曰。德惟善政。則以德爲政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則以禮用刑也。有德禮則刑政在其中矣。○政者。正也。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天

下從之。○或謂經綸天下須有方法。亦須才氣運轉得行。曰。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迹也。其効博矣。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今鹿鳴四牡諸詩。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群臣。勞使臣者也。若徒取而歌之。其有効乎。然則先王之用心。蓋有在矣。如書堯典。序言克明俊德。以至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法度蓋未及也。而其効已臻。黎民於變時雍。然後乃命羲和以欽若昊天之事。然則法度雖不可廢。豈所宜先。○正心一事。自人未嘗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効。觀後世治天下者。皆未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

力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即不得其正。自非聖人。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隨其淺深。必有見効。但不如聖人之効著耳。○爲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見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唯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己。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程

伯淳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古人於民若保赤子爲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怒無知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趨利避害全在保者今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穽在前蹈之而不知故凡事疑有後害而民所見未到者當與他做主始得

上蔡謝氏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親親而尊尊所謂民彝也爲政之道保民而已不然人類幾何其不相噬啣也五峯胡氏曰造車於室而可以通天下之險易鑄鑑於冶

而可以定天下之妍醜蓋得其道而握其要也治天下者何獨不觀乎此反而求諸身乎是故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下之於上德不待聲色而後化人之於其類不待聲色而後從禍福於善惡不待聲色而後應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事成則極極則變物盈則傾傾則革聖人裁成其道輔相其宜百姓於變而不知此堯舜之所以爲聖也○處之以義而理得則人不亂臨之以敬而愛行則物不爭守之以正行之以中則事不悖而天下理矣○聖人尚賢使民知勸教不能使民不爭明善惡之歸如日月之照白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
七
黑然民猶有惑於欲而陷於惡。故孔子觀上世之化喟然而歎曰。甚哉知之難也。雖堯舜之民。比屋可封。能使之由而已。亦不能使之知也。夫人目於五色。耳於五聲。口於五味。其性固然。非外來也。聖人因其性而道之。由於至善。故民之化之也易。○馬牛人畜也。御之失道。則奮其角。踉雖有猛士。莫之敢撓。得其道。則三尺童子。用之周旋。無不如志焉。天下分裂。兆民離散。欲以一之。固有其方。患在人不仁。雖與言而不入也。○井法行。然後愚智可擇。學無濫士。野無濫農。人才各得其所。而游手鮮矣。君臨卿。卿臨大夫。大夫臨士。士臨農與工商。所受

有分制。多寡均。而無貧苦者矣。人皆受地。世世守之。無交易之侵牟也。無交易之侵牟。則無爭奪之訟獄。無爭奪之訟獄。則刑罰省而民安。刑罰省而民安。則禮樂脩。而和氣應矣。○養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敗亡也。○財出於九職。兵起於鄉遂。學校起於鄉。行士選於庠塾。政令行乎世。臣然後政行乎百姓。而仁覆天下矣。

豫章羅氏曰。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而不貴名。後世反之。此享國與治安所以不同。○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

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恥。士人不尚廉恥。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李林甫之姦。則外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虛言哉。

延平李氏曰。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為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

元城劉氏曰。嘗考禮記春夏月令。以謂無聚大眾。無置城

郭掩骼埋胔。毋起土功。有以見聖人奉順陰陽。取法天地。力役之事。不奪農時。行道之堦。亦順生氣。是以風雨時若。災害不生。天人和同。上下交泰。其或賦政違道。役使過中。人力疲勞。養氣搖動。則國有水旱之變。民罹疾疫之災。此繼天奉元之君。所以夙夜恭敬。而不敢忽也。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

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為力。揀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為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夫豈故為是迂闊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實禍。

哉。蓋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苟為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負兵雖彊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為害也，必遠。顧弗察而已矣。○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為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

於壞均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爲當緩而急者其害固不爲小。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不察也。○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爲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蓋謂此也。○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有言孫于志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直是如此。○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

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和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熙。亦莫知以爲慮者。是不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

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為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群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彊。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吾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為身兼將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施行。蓋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

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

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群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涵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

嘗爲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天下豈有兼行正道邪術，雜用君子小人，而可以有爲者？○人情不能皆正，故古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然則固有不必要皆順之人情者。若曰順人心，則氣象差正當耳。井田肉刑二事，儘有曲折，恐亦未可遽以爲非。○欲整頓一時之弊，譬如常洗滌，不濟事。須是善洗者，一一拆洗，乃不枉了。庶幾有益。○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則所更一事未成，必闕然成紛擾。卒未已也。至於大家，且假借之。故子產引鄭書曰：安定

國家必大焉先○古人為政一本於寬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後有以得其當今人為寬至於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姦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問為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纔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己又怕人慢己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問政治當明其號

令不必嚴刑以為威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牆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為心○問為政者當以寬為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以嚴為本而以寬濟之曲禮謂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為寬則非也○或問程子云論治便要識體這體字是事理合當做處凡事皆有箇體皆有箇當然處問是體段之體否曰也是如此又問如為朝廷有朝廷之體為一國有一國之體為州縣有

州縣之體否。曰：然。是箇大體有格局當做處。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爲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賊吏除暴斂均力役。這箇都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做。南軒張氏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紉之勤。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敬。而

亂常起於驕肆。使爲國者而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紉之事。則心不存焉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饑寒若己饑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歟。美哉周之家法也。聖哲相繼。固不待論。而其后妃之賢見於簡編。太王之妃則姜女也。而文王之母則太任。妃則太姒。而武王之后又邑姜也。皆助其君子焦勞于內。以成風化之美。觀后妃則太王文武之德可知矣。以此垂世。而其後世猶有若幽王者。惑褒姒而廢正后。以召犬戎之禍。而詩人刺

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蓋推其禍端良由稼穡織絰之事不聞於耳不動於心以至於此故誦服之無斃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著乎以是意而考秦漢以下其治亂成壞之源皆可見矣

問三代治天下曰井田封建肉刑後世變井田爲阡陌變封建爲郡縣變肉刑爲鞭笞而末流愈不勝其弊今欲追復舊制於斯三者何先潛室陳氏曰復古惟唐得之世業府兵六典建官分畫措置最有法度其不傳遠者非作法不善自是家法不正無賢子孫耳先儒謂必有

關雎麟趾之化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古人所以兢業寅畏左規右矩者正欲立箇人樣以爲守法之地耳西山真氏曰世之言政者有曰寬以待良民而嚴以馭姦民也或曰撫民當寬而束吏貴嚴也或曰始嚴而終之以寬也然則治人之術其果盡於此乎如其盡於此也夫人之所知也吾何庸思且世之能是者亦衆矣抑何其合於聖賢者寡也嗚呼吾患不能存吾心焉爾吾之心存則蘊之爲仁義發之爲惻隱羞惡隨物以應而無容心焉則寬與嚴在其中矣且獨不觀諸天乎熙然而春物無不得其生者凜然而秋物無不遂其成者是果

孰爲之哉。曰陰與陽而已。人知天道之妙若是而不知吾之所謂仁義者。即天之陰陽也。昔者聖人繫易。蓋並言之。以見夫人之與天。其本則一。自夫汨之以私亂之。以欲於是乎。與天不相似矣。蓋亦反其本而觀之。怵惕於情之所可矜。顛泚於事之所可愧。此固有之良心。而非由外鑠者也。吾能存之。使勿失。養之。亡以害。則天理渾然。隨感輒應。於其當愛者。憫惻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乎中。而不能不愛也。於其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之也。義動乎中。而不能不惡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寬而寬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之治人。

其庶矣乎。○嘗觀古今之變。大抵盛衰強弱之分。不在兵力而在國勢。不在財用而在人心。誠使國勢尊安。人心豫附。運掉伸縮。惟所欲爲。以之治財。則財可豐。以之治兵。則兵可強。其機易回。而其事易察也。惟吾之所恃者。國勢也。而操持不定。無以遏其趨。吾之所恃者。人心也。而繫屬不加。無以保其固。百度搶攘。衆志渙散。天下之患。方俵然未知底止之地。雖兵財之畫。日討月究。何益哉。○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刻深。有一于茲。皆伐國之斧折。蠹民之螟螣也。

鶴山魏氏曰。自三代以還。王政不明。而天下無善治。寥寥千百載間。豈無明君。令辟脩立法度。講明政刑。欲以挈其國於久安長治之域者哉。然撐東而西傾。捉衿而肘見。治之形常浮於亂之意。則亦未明乎紀綱而已矣。魯齋許氏曰。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革人之非。不可革其事。要當先革其心。其心既革。其事有不言而自革者也。○為天下國家有大規摹。規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

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况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為之哉。古今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為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為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內主甚堅。日戛月摩。周還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

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之謂規摹。

禮樂

程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絕民之慾。而強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禮者。人之規範。守禮所以立身也。安禮而和樂。斯為盛德矣。○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文若二而一道也。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至。儉自實生。形影之類也。○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公

革。○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為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之盡也。○禮樂大矣。然於進退之

間則已得性情之正。○樂隨風氣。至韶則極備。若堯之
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有未至也。至舜以聖繼聖。治之
極和之至。故韶爲備。○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
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
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
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爲準。則可非如古法
也。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一有之數字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
之。得其自然。至於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

張子曰。禮所以持性。蓋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
須禮以持之。能守禮。已不畔道矣。禮即天地之德也。如

顏子者。方勉勉於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勉勉者。勉勉以
成性也。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其禮之原在
心。禮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欲養民
當自井田始。治民則教化刑罰。俱不出於禮外。五常出
於凡人之常情。五典人日日爲。但不知耳。時措之宜。便
是禮。禮即時措。時中見之事業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
但非時中者。皆是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槩
言。如孔子喪出母。子思守禮爲非也。又如制禮以小功。
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
義甚大。須是精義入神。以致用。觀其會通。以行典禮。此

則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叙天秩。如何可變。禮不必皆出於人。至如無人。天地之禮自然。而有何假於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爲禮也。學者有專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告子專以義爲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皆非也。當合內外之道。○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能答曾子之問。能教孺。悲之學。斯可以言知禮矣。進人之速。無如禮學。○學之行之。而復疑之。此習矣。而不察者也。故學禮

所以求不疑。仁守之者。在學禮也。學者行禮時。人不過以爲迂。彼以爲迂。在我乃是徑捷。此則從吾所好。文則要密察。心則要弘放。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古人無椅卓。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則體恭。可以拜伏。今坐椅卓。至有坐到起不識動者。主人始親一酌。已是非常之敬。蓋後世一切取便安也。○禮文叅校。是非去取。不待已自了當。蓋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理

者即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校。○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為之者。○大凡禮不可大改駭俗。不知者以為怪且難之。甚者至于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於不可知者。少行之。已為多矣。但不出戶庭。親行之可也。毋強其人為之。已德性充實。人自化矣。正已而物正也。○古樂不可見。蓋為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為不可知。只以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盡於是。詩只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人可聽。今日歌者亦

以轉聲而不變字為善歌。長言後却要入於律。律則知音者知之。知此聲入得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於此乎。哀則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於嘒殺。太下則入於嘽緩。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聲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蠶吐絲而商絃絕。正與天地相應。方蠶吐絲。木之氣極盛之時。商金之氣衰。如言律中太簇。律中林鐘。於此盛則彼必衰。方春木當盛。却金氣不衰。便是不和。不與天地之氣相應。

五峯胡氏曰。等級至嚴也。失禮樂則不威。山河至險也。失禮樂則不固。禮乎樂乎。天下所日用。不可以造次顛沛廢焉者乎。

朱子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著。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禮即

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爲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人事如五者。固皆可見其大槩之所宜。然到禮上。方見其威儀法則之詳也。○問冠昏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爲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禮時爲大。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爾孔子從先進。恐已有此意。或曰。禮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而難行耳。曰。然。○古人於禮。直如今人相揖相似。終日周回於其間。自然使人有感他處。後世安得如此。○聖人有

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箇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臨死。丁寧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上許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是籩豆之事。曾子臨死。教人去不要理會這箇。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非是孔子如何盡做這事。到孟子已是不說到細碎上。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餼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三項便是大原大本。○嘗見劉昭信云。禮之趨翔登降揖遜。皆須習也。是如此。漢時如大射等禮。雖不行。却依舊令人習。人自傳得一般。今雖是不能行。亦須是立一科。令人習得也。是一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疎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有節文。制數等威。

足矣。古樂亦難遽復。且如今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音，并攷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略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物，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為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當情性。○古者太子生，則太師吹管以度其聲，看合甚律，及長其聲音，高下皆要中律。○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

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人今都不識樂器，不聞其聲，故不通其義。如古人尚識鐘鼓，然後以鐘鼓為樂。如孔子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人鐘鼓已自不識。○音律只是氣，人亦只是氣，故相關。○樂律自黃鐘至中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鐘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鐘為陽，大呂為陰。太簇為陽，夾鐘為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自黃鐘至中呂皆下生，自蕤賓至應鐘皆上生。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北溪陳氏曰：禮樂有本有文。禮只是中，樂只是和。中和是

禮樂之本。然本與文二者不可一闕。禮之文如俎豆玉帛之類。樂之文如聲音節奏之類。須是有這中和而文以玉帛俎豆與聲音節奏。方成禮樂。○就心上論禮只是箇恭敬底意。樂只是箇和樂底意。本是裏面有此敬與和底意。然此意何自而見。須於賓客祭祀時。將之以玉帛。寓之於邊。豆播之於聲音節奏間。如此則內外本末相副。方成禮樂。○禮樂亦不是判然二物。不相干涉。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纔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如父子夫婦兄弟所以相戕相賊。相怨相仇。如彼其不和者。都先緣無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禮。無

親義序列便如此。○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亦須上下有統屬。此便是禮底意。纔有統屬便自相聽從。自相和睦。這便是樂底意。又如行路人。兩箇同行。纔存箇長少次序。長先少後。便相和順而無爭。其所以有爭鬪之心。皆緣是無箇少長之序。先自亂了。安得有和順底意。○人徒見升降揚襲有類乎美觀。鏗鏘節奏有近乎末節。以爲禮樂若無益於人者。抑不知釋回增美。皆由於禮器之大備。而好善聽過。皆本於樂節之素明。禮以治躬。則莊敬不期而自肅。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銷。蓋接於

視聽者所以養其耳目而非以娛其耳目。形於舞蹈者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亂其血氣。則禮樂之用可知矣。西山真氏曰：敬者禮之本，制度威儀者禮之文，和者樂之本，鐘鼓管磬者樂之文，禮樂二者闕一不可。記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於天尊地卑於下，萬物散殊，有大有小，此即制之所由起，蓋禮主乎別，故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止息，二氣和合而化生萬物，此樂之所由興，蓋樂主乎和，故也。所謂陰陽二氣者，日月雷霆風雨，寒暑之類皆是，二氣和合方能生成萬物，故禮屬陰，凡地間道理一定而屬陰，樂屬陽，凡天地間流行禮樂之不可闕一，如陰陽之不可偏勝。

物遂其生，陽太勝則亢而為旱，陰太勝則溢而為水，有陰無陽則物不生，有陽無陰則生而不成。禮勝則離，以其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難合。樂勝則流，以其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返。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且是就性情上說，然精粗本末亦初無二理。○禮中有樂，言嚴肅之中有自然之樂，此即是禮中之樂。樂中有禮，言和樂之中有自然之禮，此即是樂中之禮。朱文公謂嚴而泰，此即禮中有樂，和而節，此即樂中有禮。

鶴山魏氏曰：人生莫不有仁義之性，具乎其心。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所以合內外之道，而節文乎仁義者也。昔之教人者，必以是為先。

曾齋許氏曰。凡天倫如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禮應如法。不可妄意增損簡易者略之。細密者過之。皆非也。禮者人事之儀則。天理之節文。聖人之於儀則節文。乃所以當然者不可易也。○禮只是箇敬之節文。不可令人後來有悔心。亦不可使已有悔心。故曰已辭者猶可受。已與者不可奪。饋獻亦然。○聖人感人心。天下和平。聖人和順積於中。發之為禮樂。禮樂之本在是。古人所以作樂。寓情性風化於其中。非為鐘鼓之鏗鈞也。小雅盡廢。四夷交侵。禮壞樂崩。不能固結人心。人心無所係屬。元氣虛隙。邪氣乘之以入。三百篇古樂章也。與後世樂章大異。尤以見古人敦本業厚人倫。念念在是。未嘗流於邪僻也。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禮樂廢故也。

宗廟

張子曰。宗子為士。立二廟。支子為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為大夫立。不為宗立。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于宗子之家。

朱子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

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

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按

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鄭說恐非。顏師古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學者改

昭為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

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宗。亦曰祧。亦曰世室。周禮有守祧之官。鄭氏曰。遠廟為祧。周為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

遷主藏于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羣穆於文。羣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

述。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昭之。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二。新入廟者。祔于昭之三。而高祖及祖在穆如故。穆廟

親盡。敘此。新死者。如當為昭。則祔於昭之近廟。而自近。其高祖于昭之世室。蓋於主祭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

其穆之兩廟如故。不動。其次廟於主祭者為高祖。其近廟於主祭者為祖也。主祭者沒。則祔于穆之近廟。而述

遷其上。敘此。凡毀廟。遷主。改塗。易檐。示有所變。非盡毀也。見穀梁傳及注。諸侯則無二宗。大

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但毀廟之主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子曲禮云。君

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鄭氏云。以孫與祖。昭穆同也。周自后稷為太祖。不密為昭。鞠陶

為穆。以下十二世。至文王。又為穆。十五世。至武王。復為昭。故書。稱文王為穆考。詩稱武王為昭考。而左氏傳曰。太伯虞

仲。太王之昭也。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魯衛。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

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嫌於倒置。而諸廟別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卑也。不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

略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昭穆不序。但考周制。先

昭為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

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宗。亦曰祧。亦曰世室。周禮有守祧之官。鄭氏曰。遠廟為祧。周為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

遷主藏于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羣穆於文。羣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

述。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昭之。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二。新入廟者。祔于昭之三。而高祖及祖在穆如故。穆廟

親盡。敘此。新死者。如當為昭。則祔於昭之近廟。而自近。其高祖于昭之世室。蓋於主祭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

公廟在岐周。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則都宮。貢禹韋元成之制亦不得為。與漢亦無甚異。未詳其說。

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

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

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

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見後漢明帝紀。祭祀志又云。其後積多無

別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

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

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

見其為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

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

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

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宗

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

一正千古之繆。甚感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

筆之士。又復不能持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

氏之文者。為可考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

獨原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為寢廟。門垣乃為近古。但

其禮本不經。義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

謂略于七廟之室。而為祠於佛老之側。不為木主。而為

神象。不為禘祫祭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

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為至當之論哉。○祖有功而宗有德是為百世不遷之廟。商六百年只三宗皆以有功德當百世祀。故其廟稱宗。至後世始不復問其功德之有無一例以宗稱之。○古人七廟恐是祖宗功德者不遷。胡氏謂如此則是子孫得以去取其祖宗。然其論續謚法又謂謚乃天下之公義非子孫得以私之。如此則廟亦然。○問漢儒所論如何。曰劉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謂恐有功德者多則

占了那七廟數也。○或問遠廟為祧如何。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之廟不祧。文為穆則凡後之屬乎穆者皆歸於文之廟。武為昭則凡後之屬乎昭者皆歸乎武之廟也。○昭穆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中間始祖太廟門向南兩邊分昭穆。周家則自王季以上之主皆祧于后稷始祖之夾室。自成王昭王以下則隨昭穆遞遷于昭穆之首廟而止。如周則文王為穆之首廟。凡新崩者祔廟則看昭穆。但昭則從昭穆則從穆。不交互兩邊也。又云諸廟皆有夾室。○問廟主自西而列何所據。曰此也不是古禮。如古時一代只奉之於一廟。如后稷為始封之廟。

文王自有文王之廟。武王自有武王之廟。不曾混雜共一廟。○古者一世自爲一廟。有門有堂有寢。凡屋三重而墻四周焉。自後漢以來。乃爲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爲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初室。祭東室之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備。故溫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爲尊之說。獨文潞公嘗立家廟。今溫公集中有碑載其制度頗詳。亦是一世一室。而以右爲上。自可檢看。伊川之說亦誤。昭穆之說則又甚長。中庸或問中已詳言之。更當細考。大抵今士大夫家。只當且以溫公之法爲定也。○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離外做廟。又在外時。婦女遇雨時難出入。

臨川吳氏曰。古之大夫元士有家。有家者何。謂都邑有食采之田。以奉宗廟。子孫雖不世爵。而猶世祿。承家之宗子。世世守其宗廟所在。而支子不得與焉。宗子出在他國而不復。然後命其兄弟若族人主之。此古者大夫士之家。所以與國咸休而無時或替也。



臣等謹將所擬

圖說不敷

予等所擬其宗廟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